

神话传说中的猪

中国古代的两性人

妇人称谓

抛彩球

趣

味

考

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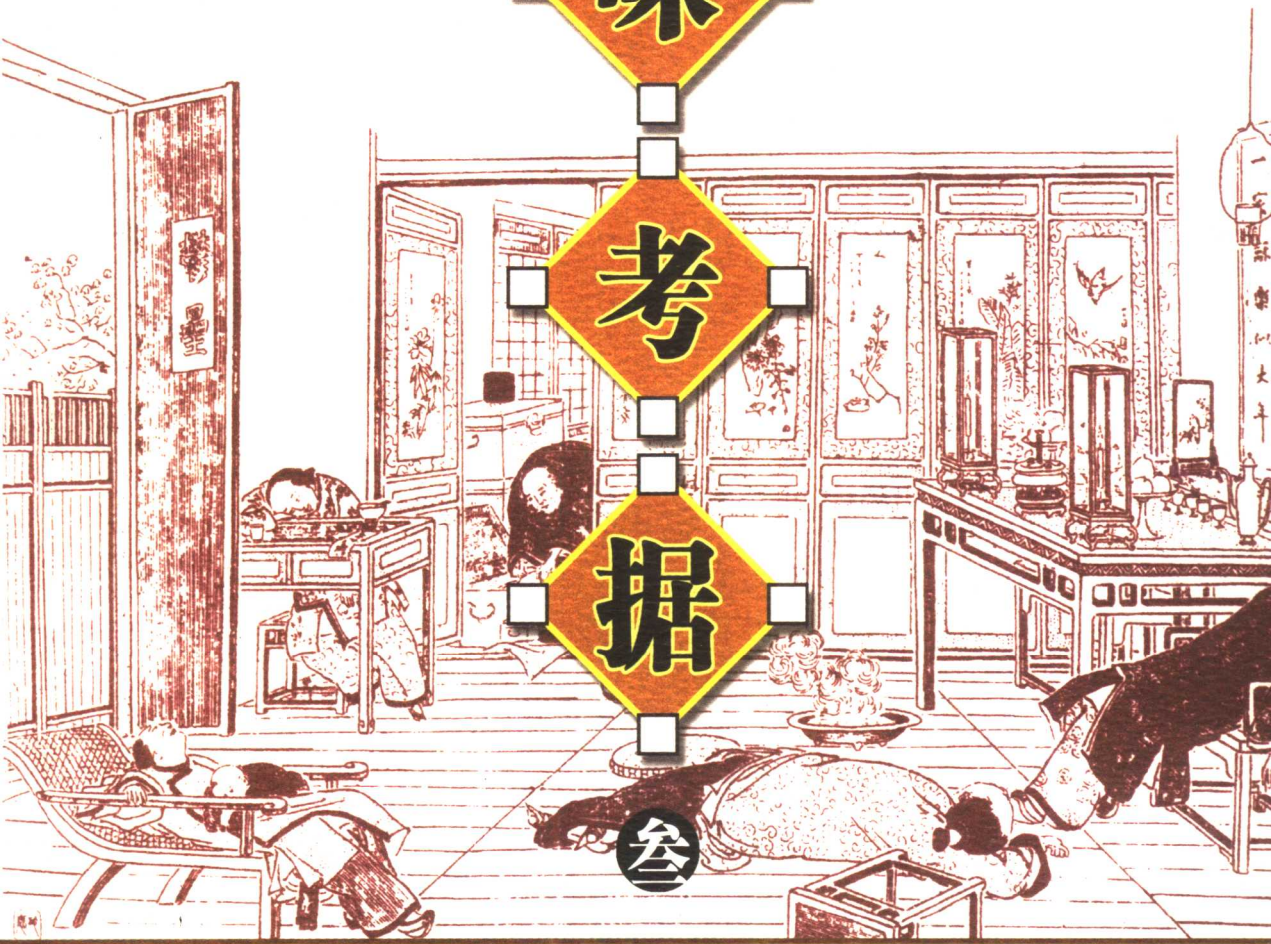
叁

求婚与求宠

清代民间非法婚契

古人的分家

唐代科场作弊及防范措施



王子今
编

趣
味
考
据

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趣味考据.(三)/王子今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1

ISBN 7-222-04953-3

I.趣... II.王... III.文史—中国—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7709 号

责任编辑:赵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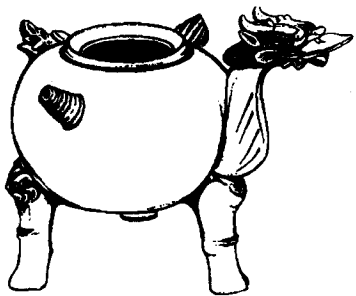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趣味考据(三)
作 者	王子今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570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7-222-04953-3
定 价	50.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前 言

宋代学者陈淳特别喜欢使用“趣味”一语。他的《北溪大全集》五十卷，我们看到其中说到“趣味”的地方竟然多达三十三处。

比如，他提倡读书应当重在精心领悟。说读得好了，则趣在其中，乐在其中。陈淳写道：“有得一两句喜者，是已入得一线，路子开明，是一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觉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于书之大义渐精也。有直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无穷，而全书之已精也。”他又说，这种“精”的境界并不是可以轻易达到的，需要下功夫才行：“然精亦岂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积累而然！”（《答陈寺丞师复二》，《北溪大全集》卷二三）

陈淳又有一篇《似学之辨》，分析了所谓“科举之学”和“圣贤之学”的距离。其中多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在“圣贤之学”面前，“科举之学”只是“似学而非学”。同样是经书，同样是子书、史书，科举者读之，只是“猎涉皮肤以为缀缉时文之用”，而并不理解其中的深蕴；只是“求影像仿佛略略通解可以达吾之词则已”，而并不能获得其中“真是真非之识”。“盖其徒知举子蹊径之为美，而不知圣门堂宇高明广大之为可乐；徒知取青紫伎俩之为美，而不知潜心大业趣味无穷之为可嗜。”（《似学之辨》，《北溪大全集》卷一五）文中透露出开明的观点和批判的意识。值得重视的是，他是以高扬“圣贤之学”的“趣味”的旗帜来贬斥“徒知举子蹊径之为美”，“徒知取青紫伎俩之为美”的俗儒们的。批判“科举之学”的论说历来多有，但是陈淳以推奖“圣贤之学”的“趣味”作为批判方式，是比较特别的。

历史的进程关山百转，文化的面貌气象万千，关心社会的每一层面，注意生活的每一细节，观察世界的每一角落，分析历史的每一足迹，这都是学术研究。学术家的学术心在于所谓“潜心大业”，而学术手法，其实往往都始于这样的细微的工作。学术的“真是真非之识”的获取，其实在于这种一点一滴的“工夫积累”。这样的考察和思索，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趣事。



从无知到有识，世世代代关注历史文化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锤炼智慧的。而幸福愉悦的获得，也全在这探索之中。学问其实本来就是生动的、新鲜的、活泼的、“趣味无穷”的，真正的学人于是以为“可嗜”。读书真有心得，“至是然后其中喜悦，方可有趣味，不惟喜之，而又爱之、嗜之，盖不待为之鞭辟，而骛骛自不能以止矣。”（《答蔡廷杰》，《北溪大全集》卷二四）

如今能够进入对学术如此真心“喜之”、“爱之、嗜之”的境界的学人，可能并不很多。要体会读书的趣味，按照陈淳的说法，“亦岂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积累而然！”他多次重复这个道理：“孜孜真积力久，便知趣味无穷，而不能以自止矣。”（《答林司户三》，《北溪大全集》卷二九）这样苦口婆心地劝学，精神确实可嘉，但是也许有人要问，在尚未品得学习“趣味”的阶段，怎样鼓励人们“孜孜真积力久”呢？

这关系到文化传播、文化继承、文化教育，其实是文化学的一个难题，也是教育学的一个难题。

也许已经“深有悟夫趣味之无穷”的先进学者们，有必要早一些把读书的“趣味”告知更多的人，让他们早一点“路子开明”。





这可能也是极有文化眼光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策划《趣味考据》这一选题的动机之一。

《趣味考据》已经出了两集。一些读者喜欢这样的书，是因为多数作者能够将自己好学深思，“孜孜真积力久”，“是用多少工夫积累”而体会到的“趣味”，以平易近人的笔法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接触《趣味考据》的读者已经看到，我们选编的文章，其实也是等次不一的。这有多种原因。有些文章是高水准的学术成品，将一个方面的学术问题深掘广拓，得出了确定的科学结论。有些文章就某一专题考论研究，提出了作者新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许未必得到学界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其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某种启示。还有一些文章，则只是提出了问题，将读者的视线吸引到新的层次、新的角度方面来。《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刘姥姥吃了茶，便把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贾母益发得了趣味。”这里所说的“趣味”，来自对以往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的新知识。实际上，“趣味”本身也是有品级之分的。不过，选编《趣味考据》的主旨，是通过若干具体题目，介绍有关历史文化的有意义的知



识，介绍“考据”这种科学的学术方法。我们力戒就“趣味”而言“趣味”，内心向往对学问“深有悟”而迈进真正的“精”的境界。我们在《趣味考据》前言中阐说了考据学的科学价值。我们在《趣味考据》二集前言中介绍了考据学的方法“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其中说到的学术原则，是我们现在依然决心坚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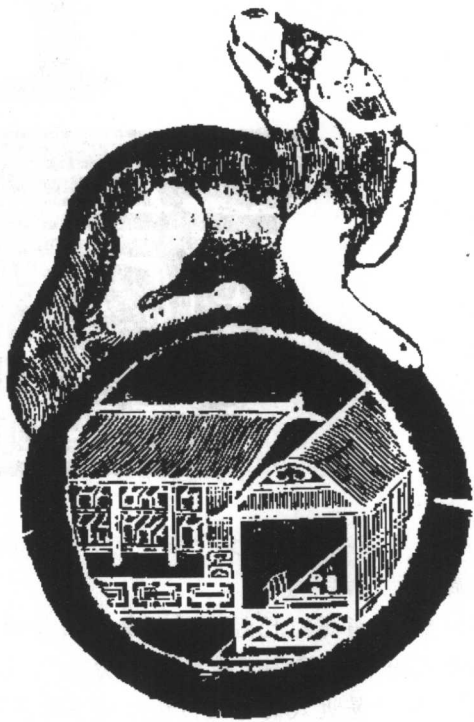
应当指出，即使是以历史为主题的文艺产品，现今一些媒体时兴的“戏说”历史，借歪曲捏造历史以媚俗的做法，其实可以归之于真正的“低级趣味”。这是学界朋友们深以为不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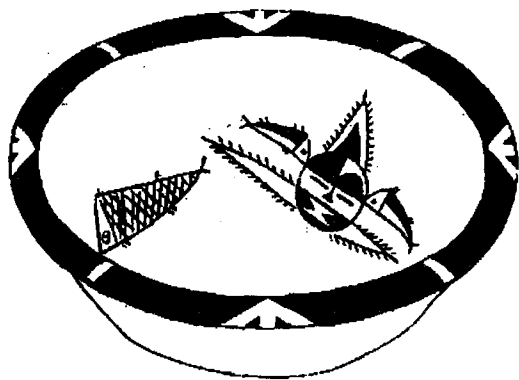
真心希望学术界和更广大的读书界的朋友能够喜欢《趣味考据》三集。

我们还真心希望因学术界和出版界更多的努力，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由这样的视窗了解历史文化的“趣味”，了解学术研究的“趣味”。

王子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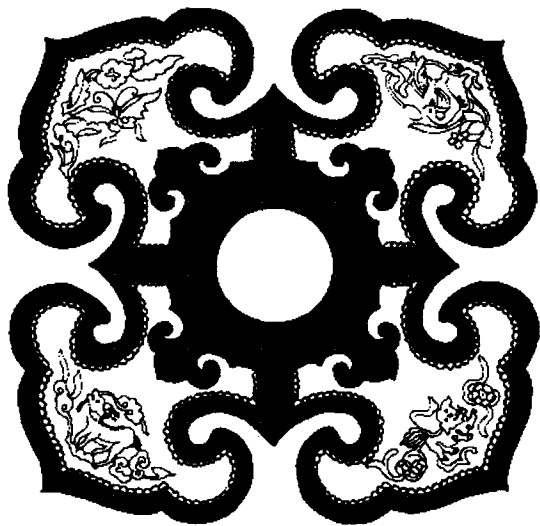
2006年2月7日，北京大有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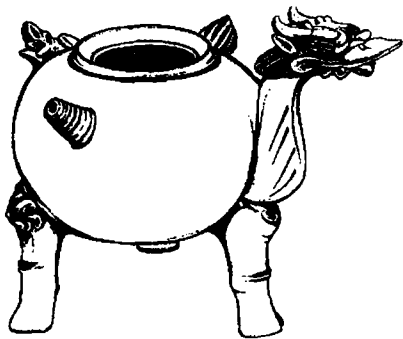


目 录

红山玉龙的多层面解析 (萧兵)	1
中国文化中的猫头鹰信仰 (黄厚明、陈云海)	8
神话传说中的猪 (叶舒宪)	17
委维或交蛇: 圣俗“合法性”的凭证 (萧兵)	37
中国人对于眼鼻头发等等的看法 (罗香林)	46
乌鸦、喜鹊与唐代的吉祥观念 (郭绍林)	51
麋鹿和中国文化 (游修龄)	59
中国数: 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藪 (俞晓群)	64
中国民间婴孩杀害的原因 (江绍源)	77
中国古代的两性人 (张在舟)	79
民间的几种信仰: 生殖崇拜、爱神及其他 (罗香林)	105
妇人称谓 (顾颉刚)	110
抛彩球 (顾颉刚)	112
求婚与求宠 (江绍原)	116
从后妃制度谈秦文化 (王云度)	120
扑朔迷离的赵飞燕姊妹谋杀皇子案 (孟祥才)	125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冯尔康)	133
女将军和女扮男妆出仕者 (冯尔康)	139
唐太宗的后妃们 (黄纯艳)	145
回文诗故事与辽墓壁画“寄锦图” (吴玉贵)	154
清代民间非法婚契 (郭松义、定宜庄)	161



古人的分家 (冯尔康)	202
血淋淋的天室和大学 (萧兵)	208
魏晋南北朝皇权对人物品评的压制 (胡宝国)	210
唐代科场作弊及防范措施 (魏明孔)	214
状元文化 (李世愉)	227
清代状元的选拔及其地域分布 (李世愉)	233
两种老黄历 (辛德勇)	252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 刺杀和劫持 (李零)	256
皇家“买卖街”游戏 (冯尔康)	272
给梁山泊算笔经济账 (萧兵)	277
年龄: 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 (俞晓群)	286
“开会”的历史 (王子今)	292
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 (王子今)	296
秦汉社会宴饮习尚 (彭卫)	300
秦汉饮食生活中的肉类食品 (彭卫)	328
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 (孙机)	341
唐代金鸡风俗 (葛承雍)	346
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的胡旋舞 (罗丰)	353
唐代京城芳香建筑考 (葛承雍)	370



刷牙杖 (扬之水)	376
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 (孙机)	381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孙机)	397
宋元明代美食“河鲀”传考 (王颀)	410
吸烟生醒语 (辛德勇)	423
“南蛮子盗宝”故事的历史隐喻 (赵世瑜)	427
家具演变和生活习俗 (杨泓)	432
十八子与念珠 (扬之水)	437
人物故事图考二则 (扬之水)	445
行业神崇拜——娼赌游民类 (李乔)	451
天下脏话是一家 (李零)	475
说中国的厕所和厕所用纸 (李零)	483
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 (杨泓)	496
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邹逸麟)	514
清、民国时期西藏蝗灾及其对应研究(倪根金)	526
有毒生物灾害及其防治史 (史志诚)	541
银杏 (Ginkgo biloba) 古今(罗桂环)	546



红山玉龙的多层面解析

萧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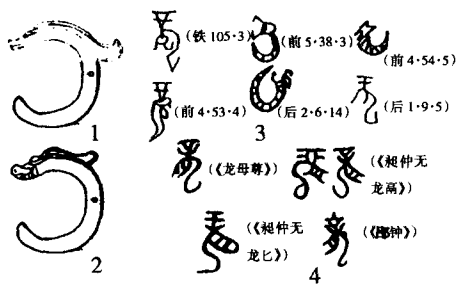
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要对研究对象做构造的解剖或层面的分析。这可以借鉴。一件作品或“文本”，大体上可以分解为四个层次：

- 叙述层次：初义
- 意义层次：本义(含功能)
- 象征层次：隐义
- 背景层次：衍义

把传统艺术作品（或者说视觉—造型艺术）看成一种“文本”，其“叙述层次”就是它再现的是什么东西——最表层，又最基本的是“文本”词语的训释或解读：红山文化C形器，它是龙、非龙？它的头部是猪、是熊，还是一种昆虫？论画重形似，见与儿童邻。没有办法。写实的作品不用说，即使是原始的“变形”、原始的“抽象”，直到所谓“几何纹样”，都可能有的母型(model)，或现实里的“依据”，历史上的“背景”。至少，原始(性)艺术的读解，是绕不开这一道最“简单”又最“基础”

之手续的。不然，所有的“理论升华”，所有的高级抽象”，都只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一阵浪涌，就冲得一千二净。

我们常说红山文化“玉龙”，这本来就基于一种假设性的“公决”：大家都认为是龙，都说址龙，约定俗成，名从旧有，即令是三传成市虎，目前也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好办法，只好也称之为“龙”——哪怕它可能是俄罗斯学者所称的“金龟子幼虫”。何况它们关键点确实像“龙”。孙机发表过《蜷体玉龙》的精彩论文，我们也有《虫形玉龙的象征功能》的试作，也都认为有这么



图一 纤细型玉龙与甲骨文“龙”

1.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红山文化；
2. 同地黄谷屯出土，红山文化；3. 甲骨文“龙”；4. 金文“龙”



个“公决”存在。而且如孙机等所说,这种C形器,跟甲金文的“龙”字大体相似(参见插图一)。

我们确实很难否认:中国龙的“母型”,或者说“字根”,主要是蛇。蛇是生命力与适应性都很强的爬行动物,中国南北方都有分布,亚寒地带的东北红山文化区也不例外。蛇是古怪而可怕的生物。自从受到耶和华的诅咒,它就丧失了几乎所有“兽”与“虫”都有的脚,而用肚皮走路。南方巢宿,北方穴居,都害怕蛇的侵袭和伤害。古人见面打招呼不是“吃过饭了吗”,而是“没有碰到蛇吧”——“无它乎”,“它”以后成为代词或隐语,最敬畏、最隐秘的“它”是不能说出名字来的。它的身子圆滚,细长,蜷曲——这也是“龙”的躯干。蛇的信仰古老而又普遍。“龙”的形象也见于新石器时代彩陶纹样。马家窑文化,一件流落到斯德哥尔摩的人头形“器形盖”,后脑勺上爬着一条小神蛇,它似乎跟这位人神“共享”着一对“瓶状角”。那是鹿的初茸,暗示着西北黄土高原的“原生龙”有一对鹿的角。撇开濮阳西水坡等地发现的三条蚌壳或卵石堆塑的巨型龙不说,红山文化的玉龙就要算古老的了。它也有一个圆滚、细长、蜷曲的“蛇身”,头部却极有“地方特色”。最重要、最明显的是猪

头。目前鉴定“猪(头)形”,还只能是眯缝着的“卵形眼”,额部与鼻梁细长的“抬头纹”,撅起的吻,以及决定性的指标:双环形截鼻。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纤细型兽首C形器为“豕首龙”,而良渚文化所谓“族徽”上“神人”的乳阴,兼体为野猪面的重要理由(参见插图二)。^①



图二 具有猪头特征的玉石龙

1. 辽宁东沟后洼出土,后洼文化;2. 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红山文化;3.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4-6. 商周时期

争议较大的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的精壮型或玦形玉龙,头面也颇有似猪之处。参与发掘的孙守道、郭大顺等早就论证过其为“猪龙”;甚至认为先有所谓“猪图腾”的存在,后来才跟龙崇拜相结合。这些见解,大家都已熟悉,有些他们自己做了修正,兹不赘述。

在东北地区,确有一些可以相互印证的猪形器物出土。内中比较重要的有辽宁东沟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

^① 参见萧兵:《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新解》,《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土的“石盘龙”^①，吻部突出，有鼻额纹，卵圆眼，标准的“豕首”（参见插图二），郝福祥曾在赤峰以东约 30 公里老哈河流域，与三星他拉、牛河梁邻近的小山村里获得一枚“豕首人身”的墨玉像，认为也是红山文化寓着“猪图腾”信仰的“神灵崇拜物”^②，益发坚定了红山文化确有豕首龙的看法。

所谓“图腾”或“泛图腾主义”理论，正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挑战，我们暂时也找不到红山文化原住民是把猪“整体地”当做自己的“非人类祖先”的“氏族”（或部落）的坚强证据。只能先按下不表。

大东北地区一些古代民族确曾克服高寒，很早就养猪，食猪，用猪。他们一般在夏天“散养”，如哈里斯所说，任猪自行“拣食”，冬天则赶猪入穴；凿穴极深，人畜分层而居。现代条件下，东北反而不能也不必发展养猪业。古肃慎之国的挹娄，“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后汉书·东夷传》）。有的记载或考古报告说，他们还以猪陪葬，用猪头，猪下颚骨，或竟全猪^③。所谓“东胡”（含山

戎、鲜卑、乌桓等），或说属“古亚细亚人”，一般不养猪。但通古斯人养猪。史禄国（希罗科戈罗夫）说，突厥语称猪为 Tougus，与 tongoose 或 tungoose 音近^④——这大概是对东北古“养猪人”的称呼，不一定是“猪图腾崇拜”；关于猪的种种信仰却是有的。后来的西辽人便自称“野猪神”后裔。《契丹国志》说其始祖神啞呵“戴野猪头，披猪皮”^⑤。还有一些有关猪的仪式，悬佩“猪龙”即其一端——这就把“第四层次”（背景：衍义）提前讲了。让四层次相互发明吧。

饶宗颐、何星亮、叶舒宪和一些东北史专家都注意到《庄子·大宗师》里得“道”并且“以挈天地”的豨韦氏（以猪皮为号）。清王先谦注以为豨韦就是东北方的“室韦”。而室韦后裔之布里亚特蒙古人，其始祖母也是一头母猪^⑥。商末，“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或以为春秋韦城在今河南滑县，地当《山海经·中山经》，而苦山之下，十六神皆“豕身而人面”。西汉卜千秋墓后室正中：有猪头神，我们以为是“雷雨之神”者，是天蓬元帅猪八戒的



① 参见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2年第12期，第9-12页。

② 参见郝福祥、布瀛洲：《从警铃、猪首人身玉雕谈起——为龙之祖探源》，《寻根》2003年第1期，第19-21页。

③ 参见[韩]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高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④ 参见[俄]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通古斯诸群团的名称》，《民族译文集》，郭燕顺、孙运来编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3年，第323页。

⑤⑥ 参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72页。



“前身”；发现地恰在洛阳——而豕首雷神能够兴雨(参后)。

这就又把“背景层次”带回到“第二层次”(意义/功能):红山玉龙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是祖灵,还是圣物?当初制作它的目的、旨趣、功用是什么?

杜金鹏等注意到,三星他拉C形龙当中有个小圆孔,便于佩戴或悬挂,可能以氏族“保护神”而为吉祥物,用于厌胜或辟邪。^①这比“猪图腾”的说法进了一大步。但是,“辟邪”往往只是某些“圣器”或“灵物”的副功能(请参看我们的《避邪》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意义/功能”层次是文本的“本文重心”或主旨,它本身就是复合的,或多元的,是解读或构造分析的着力点。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文解字》卷一玉部说:

珑,祷旱玉也。

原来玉龙最重要的功能是祷旱祈雨!龙本水物,兴云布雨,是它的重要职责,古今皆然。玉是中国特有的“灵石”(stonefetich),“灵”字繁体或从玉或从巫:证明“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祈雨巫术法器。

这在后世还曾留下“文化遗痕”、《太平广记》卷四〇一引《明皇杂录》说,太宗曾得“玉龙子”,虽“其广

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看来是上古遗物。传至玄宗,每逢京师苦旱,“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看来非常喜欢雨水。“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这真是一件可爱的活物。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明皇车驾次于渭水,左右于沙中复得玉龙。“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它太像红山玉龙了!

那为什么玉龙而具猪首呢?这跟它的祈雨性能有关系吗?除了它是东北通古斯群团先民或红山文化系统的“灵物”或“祥瑞”之外,猪本身就是雷雨之神。《周易·睽卦》:“见豕负涂……往,遇雨则吉。”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征引大量资料证明其为雨水之神。我们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等书也就其雷雨之神的格、位、性做了补充论证。这里只引两条材料。

有豕白蹄(蹄),烝涉波矣;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诗·小雅·渐渐之石》。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

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雨。(《易林·履之豫》)

我们还论证:猪一旦入水便成了

① 参见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8、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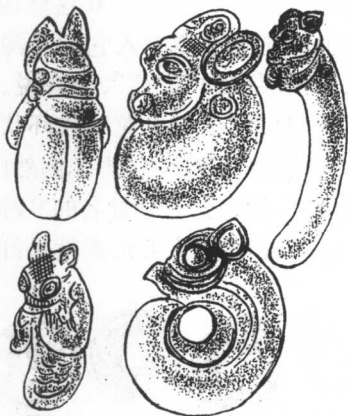
“江豚”或“河猪”。它们对暴风雨或风浪十分敏感,是测雨或引雨的“物候依据”。有时还跟“猪婆龙”(扬子鳄)发生互渗,被当做引发暴雨或洪水的神物。

然而,立即带来了疑问:“豕首玉龙”也许跟“土龙请雨”那样用以祷旱,可为什么有些玉龙却制作为“熊首”呢?

台湾学者李实对所谓“熊首龙”的造型资料搜集、研究至勤,可惜没有接触。郭大顺等甚至说红山玉龙多数是“熊龙”^①。孙守道则称之为“虫身熊首”玦形玉^②。仔细观察,有几件确实更像熊首(参见插图三)——熊、豕有时不易分辨,何况还容易发生“神话思维”上

的混形或者互渗。这就使得解读作为“文本”或“文化标本”的红山玉龙的第—(叙述)、第二(意义/功能)层次都遭遇极大困难。这里只想试解“熊龙”能不能“致雨”或“发水”之疑问——也许它反过来有助于“叙述层次”的解析。如上所说,文本诸层本来就是互渗、互明与互动的。

我们知道,鲧、禹父子都曾兼为水神。鲧与共工、禹与句龙,都曾发生“混淆”或者“互换”。水神共工的臣属“浮游”曾经变做赤熊。禹曾经化为黄龙——或作“勾龙”之形。有的专家注意到红山玉龙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勾龙。李修松便因为安徽含山凌家滩发现蜷体玉龙,想起“‘禹’字的初文正是作勾龙(句龙)状”^③。然而,更重要的,禹曾经化身为大熊亲自开河,被妻子涂山氏撞见,以致她化为石头(见于《随巢子》等书)。但在《三教搜神源流大全》等书里,作为禹的“后身”的祠山张大帝却是化为大猪而亲自开河。可见熊、猪之可互渗并且同兼水神。禹的父亲鲧更曾化成黄熊人于羽渊,三年而腹破生子大禹(参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及注引《归藏·启筮》等)。学术界曾为鲧化熊还是变熊(三



图三 很像熊首的玉龙
红山文化,多系传世藏品;有的还具虫身

① 参见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1页;《猪龙与熊龙》,《鉴赏家》第4期,1996年9月;孙守道:《红山文化的熊神》,《中国文物世界》1997年第2期,台北。

② 参见孙守道:《红山文化“玉蚕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53期,1998年5月,台北,第64页。

③ 参见李修松:《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41页。



足鳖)争执不休:陆兽怎么能入水?红山“玉熊龙”有助于解开这个“疑问”:熊能够是水神。

雨和水同质异构,雨神、水神常得相兼,“水”中的灵物,例如龙蛇、江猪、大鱼、鼉鳄等等,往往既能发动大水,又能赐予甘霖。“水熊”自不例外——当然,这里丝毫也没有把红山玉龙(无论豕首、熊头抑或虫身)跟鲧禹或者黄帝(有熊氏)联系起来的意思,他们的“文化时空”间距太大了。背景层次(衍义)的解析更要小心翼翼,哪怕是“浅淡的远景”都不是漫无边际、任所欲求的。

这里只是征引一些较为晚近的民俗资料再次证明“玉龙”(豕首龙/熊首龙)确曾“兼”为水神或雷雨之神,不时还会“互渗”或者“混形”(至于“虫形玉龙”的致雨功能却相对明朗,另文介绍)。“豕/熊/虫/龙”在特定语境下能够“置换变形”(Displacement),或者说具有“互文性”,却在其基本功能(辟邪/致雨)上对立地统一了起来。

例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贞元年间,宜州大雷雨里掉下一只怪物,“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啣之”,片刻消失在暗云之中。这就极像卜千秋墓“猪头神”,孙作云所谓“猪首方相”者。汉唐或用以“镇墓”,至今犹见遗像。唐沈既济《雷民传》,《投荒杂录》(《太平广记》卷三九四引)都说雷神“豕首鳞身”,《唐国史补》则说“其状类

豨”。当然,它们都经过“卑化”处理。《录异记》(《太平广记》卷三九三引)更是《酉阳杂俎》的翻版,而描写更细:“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褌,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猪头力士犹是雷雨之神,豕首而又龙身者,当然更能控制雨旱。更重要的是唐斐锒《传奇》说,有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可知熊豕之易于混淆,也确有熊形雷雨之神。

这大体上就是豕/熊首玉龙的基本结构、内涵或“功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许能够逐步楔入它的“深层”,寻求第三层次的“象征”,或者说,可能蕴有的“哲理”了。玉龙制成环状或半圆,似环若璧而更如玦,恐非偶然(参见插图四)。神话史上有著名的“咬尾者”(tail-eather),其主要形态就是红山玉



图四 蜷体玉龙:永恒回归的意象
从红山文化到商周

龙似的“环蛇”(Coiled serpent)。或邪或正,或恶魔或尊神,可能换位或对转,但总与蛇常蟠结休眠一致。初民喜欢“把圆环作为巨蛇,我们就有了一幅首尾相接的蛇象(Ouroboros)。^① 玦之言缺,它的“空缺”或瞬变性“断裂”,容或有说,但它的基本结构是“环”,是“圆”,是物象化的“无穷结”。^② 是尼采们所说的“永久的循环”,却是相当明白的。坎贝尔《神话意象》指出,蜷曲,或盘旋纠结的龙蛇,既能够代表团旋着的元气,亦即泰初的“混沌”(chlaos),也能象征无始无终、生生不息,即随时随地能够回返自身,不断地“生—死—生”的无穷力量^③。《山海经》说形如黄龙(或黄蛇)的轩辕“尾交头上”,相柳蛇身“自环”,希腊神话里以“衔尾环蛇”形象出现的乌罗伯诺斯(Uroboros,或 Ouroboros),都是跟红山玉龙相契合的“大圆”(Creat Round)之意象,体现的是无穷无尽的宇宙自生性和创生力,是所谓“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图式最重要的形象显现(请参见我们跟叶舒宪等合作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循环往复,以臻无穷,“正面和负面,男性和女性,

(阳和阴),意识因素与意识对立的因素和无意识因素在其间相互交织在一起”^④。

这就是红山玉龙可能提供给我们的“象征义蕴”,或隐喻性的“原哲学”。本文“意义”——列维—斯特劳斯等称之为“元语言”(metedanguage),米尔西·埃利亚德则认为是一种具有推绎或解码功能的神话思维“模式”(pattern),在它的极深处,埋藏着“元语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关于“圆”在哲学、美学、文学上的意义、功能与价值,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诺伊曼《意识的起源和历史》,容格、弗莱们有关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评的大量著作,都已论述无遗。值得提起的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早就以大量有关的环蛇、蟠龙(包括红山等地出土的玉蜷龙)意象、记载或造型,透辟地论述了这种珍异的原始艺术品的“第三层次”隐义^⑤;我们也搜罗了一些相关神话的物象或文献,有机会时刊布,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摘自《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

① [加]弗莱:《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叶舒宪编译:《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② 参见萧兵:《原蟠螭纹与无穷结》(待发表)。

③ J.Cambell,The Mythic Image(《神话意象》),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p.281~300。

④ [德]诺伊曼:《大母神》,李以洪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⑤ 参见杨儒宾:《道家的原始乐园思想》,《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中心,1996年,台北,上册,第143~153页。

